

法国与新喀里多尼亚

秦志明

一

法国在太平洋地区有三处海外领地：一处是设有核试验基地的法属波利尼西亚；一处是以马塔乌图为首府的沃利斯和富图纳；还有一处就是新喀里多尼亚。

新喀里多尼亚位于太平洋南部，澳大利亚以东，属美拉尼西亚群岛的一部分。距离法国本土，远达20000公里。新喀里多尼亞本岛呈“雪茄”形，是个从西北走向东南的狭长小岛。岛长400公里，宽40至50公里。加上它周围的一些附属岛屿，如洛亚尔提群岛、贝累普群岛、派恩斯岛、鸟恩岛等，面积共19000多平方公里。岛上多山，地势起伏，内陆为高原，沿海为平原，周围为珊瑚所环抱，风景优美，有着良好的地理环境和优越的旅游资源。日本人称这个岛是“离天堂最近的地方”。

岛上物产丰富。主要的农产品有椰子、咖啡、玉米、马铃薯、蔬菜等。畜牧业和渔业也相当发达。镍矿储量4300万吨，居世界首位；年产镍4万多吨，居世界第二。此外，还有铬、锰、铁、钴、铜、铅、锌等矿藏。这些都对法国的工业、经济和外贸，有着极密切的关系。

然而，法国与新喀里多尼亚的关系，更为重要的，恐怕还在军事方面。法国在这里设有重要的海空军基地，长期驻有海空军部队数千人，并且与设在波利尼西亚的法国核试验基地遥相呼应，战略地位十分突出。这些分散在太平洋地区的岛屿，在第二次世界

大战期间，曾被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誉为“太平洋中不沉的航空母舰”。因此这一地区局势的安危变化，对法国的国防战略利益，自然有着极大的利害关系。

新喀里多尼亚岛是在1774年由英国人詹姆斯·库克发现的（但是法国人说，他们在1768年就曾有人到过这里）。由于库克的家乡苏格兰旧称喀里多尼亚，他为了纪念家乡，就把该岛称为新喀里多尼亚。1793年，法国人昂特卡斯多来到这里。随后，法国人对该岛进行了较全面的勘察。1843年，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进入该岛，开展传教活动。1853年，法国海军准将德波安特以法国政府名义正式占领该岛。该岛遂沦为法国的殖民地。自1864至1896年，法国曾把该岛作为罪犯的放逐地。巴黎公社失败后，许多革命志士曾被流放到这里。因此岛上至今仍有许多居民是当年流放犯的后裔。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，法国人、欧洲人自由移居该岛，人口逐渐增多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新喀里多尼亚支持戴高乐将军领导的“自由法兰西”，为建立法国在太平洋的部队，配合盟军作战，作出了贡献。1942年，美军进驻该岛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重新划归法国。1958年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，新喀里多尼亚决定继续留在法兰西共同体内，成为法国的海外领地。

新喀里多尼亚的人口，包括各附属岛屿在内，共十四万五千人。其中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。一部分是岛上的土著美拉尼西亚人，他们自称卡纳克，属黑色人种。这部分人大约有五万八千多人，占岛上居民总数的

42%左右。他们大多居住在农村和山区自己的“保留地”内，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劳动，并且至今还保留着自己的部落生活习惯。另一部分人是来自法国和欧洲的白人移民，他们被称为卡尔多什人。其人数约为五万人、占总人口的40%左右。他们主要集中在首都努美阿及其他一些比较大的市镇港口附近，从事开发矿产、经营农场或畜牧场，种植咖啡、椰子、开办服务性行业等，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。另外，还有一些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，如波利尼西亚人、沃利斯人、印度尼西亚人、越南人、日本人、中国台湾人等。

可惜，这块“离天堂最近的地方”，并不是真正的人间乐园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大部分土著居民因为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各方面受歧视、受压迫和受剥削，始终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。与白人移民的富裕生活相比，可以说是“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”。

据统计，土著卡纳克人占有的土地，平均每人只有2到2.5公顷；而有些卡尔多什白人拥有的土地已超过三万公顷。许多白人公司拥有的土地，每家平均也在1500公顷以上。卡纳克人从1952年起，才享有选举权；从1945年起，才被允许进入小学学习，从1957年起，才有第一批中学生；从1962年起，才有人取得高中毕业会考及格证书；至1972年，大学毕业的卡纳克人，总共不超过五人。今天，在100个取得高中毕业会考及格证书的新喀里多尼亚人中，只有9个卡纳克人。在10个有劳动能力的卡纳克人中，5个是农民、4个是工人或职员，能当上技术人员或高级职员的只有1人。占总人口42%的卡纳克人的收入，只占国民总收入的5%，而40%不到的白人卡尔多什的收入，则占国民总收入的55%。近年来，随着国际原料市场的价格下跌，新喀里多尼亚的重要出口矿产品镍的收入大为减少，使新喀里多尼亚的经济大受影响，通货膨胀加剧，失业人

数骤增。当然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，又是卡纳克人。这就更加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，坚决要求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，以改变这种“受奴役和受屈辱”的状况，实现独立，使自己成为这个海岛的真正主人。

二

新喀里多尼亚岛上卡纳克人与卡尔多什人的这种矛盾，当然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。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，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。

早在1850年法国人占领的初期，就发生过卡纳克人因对法国水兵在岛上的暴行不满，群起而杀死法国水兵的事件。1858年，卡纳克人大酋长阿泰领导人民起义，遭到了法国殖民者的野蛮镇压。1878年，由于法国殖民者滥用“租借”权利，任意侵占土著人的土地，又激起了卡纳克人的暴动，造成200白人和1200多卡纳克人死亡的严重后果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卡纳克人的地位虽然有所改善，新喀里多尼亚的经济也有所发展，但是这种表面上的缓和和一时的“繁荣”，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卡纳克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。“现代的”新喀里多尼亚仍然是“建立在不公正基础之上的”。因此，从七十年代起，卡纳克人为了土地、民主权利和生存条件等问题，先后爆发了多次骚乱。1975年12月，一位卡纳克人理查德·卡姆在冲突中被警方杀害，更激起了土著人的义愤，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。1979年，地方议会选举前后，又发生多起示威游行和骚乱活动。以卡纳克人为主组成的“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”，坚决要求独立。而由卡尔多什白人为主组成的“保卫新喀里多尼亚联盟”，则反对独立，主张新喀里多尼亚仍留在法兰西共和国内。两派旗鼓相当，势均力敌，斗争十分激烈。

1984年9月，法国社会党政府确定了新

喀里多尼亚的“内部自治”地位，并准备在1989年就独立问题，举行公民投票。11月18日，新喀里多尼亚进行新的一届议会选举（新喀里多尼亚地方议会议员任期五年，每五年进行一次新的选举），以“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”为主的独立运动组织号召抵制选举，要求早日实现独立。选举在将近一半选民弃权的情况下，照常进行。选举结果：反对独立的“保卫新喀里多尼亞联盟”获得70.87%的选票和全部42个议席中的34席。随即由该派领袖乌开威组成地方政府。但是独立派对此十分不满，他们不承认选举的合法性，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，设置街垒路障，焚烧房屋庄园，绑架扣押人质，甚至武力占领城镇，骚乱的范围波及全海岛四分之三的地区，造成许多伤亡。12月1日，

“社会主义卡纳克民族解放阵线”正式宣布成立以季巴乌为主席的“卡纳基共和国临时政府”。临时政府的口号是：“独立、自由、社会主义和主权”，并打出绿红蓝三色国旗：绿色代表一片翠绿的国土，红色象征照耀在国土上空的红日，蓝色则意味着国家的独立。局势的发展，急转直下，起了质的变化。法国朝野十分震惊，全世界也为之侧目。

密特朗总统为了对付这一严重事态，立即召开内阁特别会议，商讨对策，任命皮萨尼为法国政府代表，前往新喀里多尼亚调查处理危机。皮萨尼经过了一番调查研究之后，于1985年1月7日宣布了法国政府的新政策，建议新喀里多尼亞于1985年7月举行公民投票。凡居住海岛三年以上的公民，均有选举权。如果多数选民同意独立，新喀里多尼亞可以在1986年元旦宣布独立，但要成为法国的“联系国”，由法国负责新喀里多尼亞的国防与安全事务。可是皮萨尼宣布的政策，并未能使局势平息下来。1月12日，独立派、反独立派和维持秩序的警察，三方面都发生了冲突。冲突中，“卡纳克社会主义

民族解放阵线”领导人之一、“卡纳基共和国临时政府”安全部长马肖罗等三人死亡，20多人受伤，危机更加深化。皮萨尼当天宣布全岛处于紧急状态。1月19日，密特朗总统一面向新喀里多尼亞增派武装人员，以加强治安，防止发生更大规模冲突，一面亲自出马，前往新喀里多尼亞进行突击访问，会见了互相对立的各派政治领导人，与他们共商解决危机的办法。商讨的结果，密特朗表示，尽管“所有的人都同意进行对话”，但他深感要真正解决问题，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”。1月23日，法国民议会召开特别会议，通过了对新喀里多尼亞的紧急状态延长到六月底的决议。目前，新喀里多尼亞的局势，虽然已在法国武装力量的控制之下，但是危机并未根本解决。由于各方分歧较大，对立情绪严重，随时有爆发新的冲突的可能。

三

目前，卡纳克人坚持认为：“这块土地是我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，它是属于我们的，不容任何别人来侵犯”，因此要求还我土地、还我独立、还我自由。但独立派中也有两种意见。一种比较温和的观点主张独立，但可以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与法国保持某种联系，独立的时间和方式可以通过公民投票决定，凡其父或母是在这个岛上出生的人或在海岛居住满十年以上的人，都可以参加投票。但另一种比较激进的观点则认为：土地是卡纳克人的，只有卡纳克人有决定权，毋须与别人共同投票，也毋须与法国保持任何关系，“要么独立，要么战争”，而且必须在1986年前就实现独立。

反对独立派人士则认为：“几代人以来，凭着我们的劳动、智慧、技术与资金，对新喀里多尼亞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新喀里多尼亞是全体新喀里多尼亞人的。卡纳

克人不能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全体人民。”因而主张由全体新喀里多尼亚人，不管是卡纳克人、卡尔多什人，还是别的移民，除了在岛上作短暂停留的军人和公务人员以外，都按每人一票的投票办法，来解决新喀里多尼亚的前途。其中有一部分人还这样说：

“如果卡纳克人强使我们在行李箱与步枪之间作出抉择，我们就选择步枪。”意思是宁愿诉诸武力，也不愿就这样被撵走。

据预测：如按每人一票的原则投票，反对独立派大约能得60%以上的选票，而如果将居住不满十年的人除外，那么独立派就能得50%以上的选票。所以双方都在为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前途而斗争。

至于还有其他一部分外来移民，包括波利尼西亚人、沃利斯人、日本人、印尼人、越南人等，其总数约在25000人左右，他们的生活虽不如欧洲移民富裕，但也比较安乐，而且从“都是移民”这一点来说，与卡尔多什人有共同之处，所以都比较倾向于反独立派，但由于他们人孤势单，又怕过分得罪了卡纳克人，担心一旦真正实现独立，将会被卡纳克人像“踩死蜗牛那样被踩死”（个别卡纳克领导人语），因此行动十分谨慎，不敢大胆有所作为。

新喀里多尼亚岛上的政治斗争，与宗教的关系也值得注意。岛上有两个最大的宗教组织：天主教和福音基督教（新教）。在十四万五千多新喀里多尼亚人中，天主教徒约九万人，占多数；新教徒三万五千人，属少数。但天主教徒中，多数是卡尔多什人，卡纳克人是少数。在60名天主教神父中，也大多数是法国主母会修士，卡纳克神父只有5人。从历史上看，天主教传教士是随着法国殖民者几乎同时进入该岛的，因此与当地行政当局的关系一贯比较密切。努美阿大教堂的墙上就镌刻着这样的字句：“这块土地是由杜阿尔大主教奉献给上帝和法国的”。1979年9月，努美阿大主教欧仁·克兰宣布：“新

喀里多尼亚天主教会执行罗马教皇的政策：不干预所在国的内政，也不主张用暴力去改变所在地的政府。”但是在政治巨浪的冲击下，天主教后来又不得不表示：“必须尊重卡纳克人的文明，保护他们的土地权益，同时也保护所有卡尔多什人和其他移民的正当权利。”由于天主教会对独立采取的暧昧、保守态度，以季巴乌为首的6名神父和修士，已离开了天主教会，去参加独立阵线，并当了该阵线的领导人！

相反，福音基督教会的态度就十分鲜明。因为在这部分教徒中，85%是卡纳克人；在神职人员中，也几乎全是卡纳克人。福音基督教是从波利尼西亚等附近岛屿传入的，与行政当局的关系不深。他们独立自主、自传自教，讲土著人的方言，与卡纳克人有着血肉般的联系，因此在这场政治斗争中，站在卡纳克人一边是很自然的。1979年福音基督教会公开宣布：支持独立运动，并同意为其提供精神和物质援助。目前，福音基督教会群众中的影响，甚至已超过有些卡纳克部落的酋长，成为新喀里多尼亚独立运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。

新喀里多尼亚局势的发展，对法属其他领地及海外省有着直接的影响。如法属马提尼克的进步党领导人埃梅·塞泽尔说：“努美阿发生的一切，正是我们要走的获得解放和主权的道路。”法属瓜特罗普的解放联盟，则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新喀里多尼亚，表示支持卡纳克人的斗争，以“反对我们共同的殖民主义者。”法属圭亚那的印第安人，也正效法新喀里多尼亚的卡纳克人，向法国当局提出了土地问题，为下一步谋求独立作准备。新喀里多尼亚危机引起的这一连串连锁反应，尽管情况还各有不同，但对法国来说，确实是非同小可，决不能等闲视之的。因此法国必须迅速解决这场危机，否则，其后果将远超过南太平洋的范围。

四

然而，在法国本土，由于新喀里多尼亚危机引起的争论，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在海岛上发生的情况。

众所周知，法国的政治力量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经过多年的党派之间的政治较量，已逐渐形成了一个壁垒分明的两极化形势。一极是以社会党和与它保持形式上联盟的共产党为主的左翼党派，它们目前处于执政党地位，在国民议会中是多数。另一极是以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为骨干的右翼党派，它们目前是在野党，在国民议会中是少数，但在参议院却是多数。战后，右翼党派组成的历届政府都支持卡尔多什人，而左翼党派则比较同情卡纳克人，倾向于赞成新喀里多尼亚独立。1981年社会党在总统选举的竞选纲领中，就曾许诺“要赋予殖民地人民以自决权”。密特朗上台后，一贯执行亲卡纳克人的政策。新喀里多尼亚的独立运动随之有了很大发展。对此，右翼党派指责社会党政府说，新喀里多尼亚局势之所以发展到今天如此严重的地步，完全是社会党政府把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所造成的。社会党则反驳说，这是由于以前的历届右翼政府，对卡纳克人的疾苦漠不关心，听任这种不公正现象的发展，所造成的。社会党政府并指责右翼政党利用新喀里多尼亞的当前局势，在政府与海岛人民之间制造混乱，起了“煽风点火”、“火上浇油”的恶劣作用。右翼政党则强调说，今天的局势是一小撮极端主义恐怖分子挑起来的，社会党对之采取宽容忍让的政策，因此应由社会党负完全责任。

1984年12月16日，密特朗在电视台讲话时愤怒地指出：“新喀里多尼亞的现状是不公正的历史所造成的。我不能容忍这种现状。在我的任期内，我将不会去加剧这种不

公正。我不会用武力或者法律的不公正力量去迫使人民屈从。新喀里多尼亞的地位，只能通过公民投票解决。”

12月21日，右翼集团的一些领导人物，以前总统德斯坦和前总理德勃雷、戴尔马、希拉克、巴尔等打头，也立即发表声明，反击说：“真正的自决，必须让新喀里多尼亞人自由抉择：是独立还是留在法兰西共和国境内。片面支持独立运动，是与法国和自由世界的经济、文化和战略利益相违背的，是和法国的法律、传统和权利不相容的。”法国参议院保卫共和联盟议会党团主席帕斯卡甚至威胁说，要向最高法院控告国家元首和他的部长们违反宪法的行为！

一个时期内，双方都充分利用了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讲坛，以及广播电视台报刊杂志等各种传播手段，为自己大造声势，大造舆论。特别是随着1986年法国的议会选举即将临近，双方都想在这次选举中击败对方。同时，由于法国还将在1988年进行总统选举，所以1986年的议会选举实际上又是1988年总统选举的预演，关系到社会党能否继续执政，还是将由右翼政党东山再起，重新上台。因此，新喀里多尼亞问题自有其更重要的意义。为此，双方都力图使这次新喀里多尼亞问题的斗争，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，而且志在必胜。

五

那么，新喀里多尼亞危机的发展前途又将如何呢？

这场危机的发生，当然是由于这个岛上的两部分居民：卡纳克人和卡尔多什人，由于在政治、社会、经济、文化上的不同利益，特别是土地问题上的矛盾，而引起的冲突，也尽管在这两部分人中的政治、立场、观点，也不是那么整齐划一的，在卡纳克人中也有不赞成独立的，而在卡尔多什人中也

有主张独立的，还有许多混血种家庭很难说是那一部分人等等情况，但是总的来说，历史地、本质地看问题，应该承认这仍然是一场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统治，争自由、求独立、谋解放的斗争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反殖民主义浪潮汹涌澎湃，首先冲击了亚洲和非洲大陆，使几乎全部的亚非国家获得了独立解放。其次是拉丁美洲大陆，在反殖民主义浪潮的冲刷下，民族民主革命力量有了很大发展，这个大陆的彻底解放为期不远了。剩下的就是分散在太平洋、大西洋、印度洋中的一些大小岛屿。反殖民主义浪潮对这些岛屿的冲击，似乎来迟了一些，但毕竟来了。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，任何人也无法抗拒的。新喀里多尼亚的危机，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。不管怎么说，新喀里多尼亚的不公正的社会制度是客观存在，是无法否认的。这种不公正的社会制度，什么时候不解决，什么时候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。因此，新喀里多尼亚的独立，最终必将实现，这是可以肯定的。问题是在什么时候独立，以什么方式独立，而这又将取决于下列因素的发展和变化。

首先，是卡纳克人自身的斗争。目前，由于岛上的外来移民不断增多，卡纳克人有成为少数的可能。但是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，是能够赢得世界进步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的。只要他们能够坚持斗争，善于斗争，在斗争中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，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，包括本岛上的非卡纳克人，特别是其中的劳动人民，并联合法国及世界上主持正义的人们，去进行共同的斗争，那么他们的胜利，就会来得更快些。

其次，要看法国政局的变化。由于法国

的左右两派政治力量各支持新喀里多尼亚的一派，而两派组织又都把新喀里多尼亚问题作为1986年议会选举和1988年总统选举中能否取胜的一笔赌注，因此两派政治力量在选举中的谁胜谁败，对新喀里多尼亚的前途自然有着直接关系。如果左派获胜，社会党继续执政，新喀里多尼亚独立的到来，就将快些。反之，如果右翼政党获胜，成了法国国民议会的多数，并在1988年重新上台，那么新喀里多尼亚的独立斗争将会更加艰苦、取得独立的时间也将更长些。不过两派中不管那一派当政，鉴于法国在新喀里多尼亚的政治、经济、特别是国防利益，实行某种有条件的独立是可能的，要完全彻底独立，还得经过一个更长时间的斗争。

最后，是国际因素问题。尽管直到目前为止，新喀里多尼亚危机仅限于海岛及法国本土的范围，法国也一再强调这是法国与她的海外领地之间的纠纷，应在法国范围内解决，不容许别人染指。但是由于海岛地位的重要性，不能不引起世界其他国家，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关注，苏联已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，谴责法国在新喀里多尼亚实行压迫政策，支持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的革命行动。美国驻法大使加尔布雷斯则发表声明说：“法国在这个地区的存在是一个稳定因素，我们不希望新喀里多尼亚成为新格林纳达，而要做到这一点，最好的办法是维持法国的存在。”因此，如果超级大国或通过其代理人，进一步插手进来，干预局势的进程，那么，各方面的矛盾将变得更加复杂，其前途也就更加微妙了。

1985.3.15